

雏凤清于老凤声

——郭凤诗文集《与你同在》序

初识郭凤，在中华龙族网诗词歌赋板块。又见郭凤，壬辰四月西花园诗词笔会。尽识郭凤，邮箱内一部书稿。留言邀我做序并直呼老师，面对年龄与我儿子相仿的郭凤，我苦笑片刻，默认称呼后开始阅读她的作品，诗歌、散文、格律诗词三大板块，分别以“宛丘新诗”、“宛丘散文”、“宛丘古韵”冠名。挑灯读书本来人生一大快事，郭凤文稿更让我直至五更鸡鸣！掩卷而思后，我发短信告诉她：莫再称师！我们原来同校同系，很多课程一个老师，师出同门，晚我二十年而已。她很快回信说诗友都这样称呼，我说你们联合逼我就范，她大呼：联合万岁！

郭凤的散文隽秀、清丽，从“教苑况味”到“至爱亲情”。从“时光微凉”到“围城冷暖”，最后“写给儿子”，日记的风格，散文的形式，用诗意的语言记录着一个初出校门的大学生到为人师、为人妻、为人母的过程，时光在字里行间流淌，岁月在爱恨交织中消失，“我们曾经年少轻狂，曾经单纯地在十二月的寒风中坚守六月温柔的承诺，曾经幼稚地幻想爱能征服一切，曾经不惜长途跋涉寻找梦中的家园，直觉得自己正一天天地把年轻兑换成沧桑，把热情悄悄地幻化成冷漠。十八岁时的单纯遗落何方？二十岁时的热情又归向何处？在日益老去的岁月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现实日益磨去线条和棱角……”如此优美的文字，文耶？诗耶？很难准确判断。透过散文，我们看到了她三尺讲台的粉笔生涯，读到了她温暖家庭的至爱亲情，感到了无情岁月带来的时光微凉，体验了三口之家的围城冷暖，倾听了茶余饭后的内心絮语，感知了用人间大爱写给儿子的一片真情！没有虚伪的掩饰，没有豪华的语言，更没有无病呻吟的赘语，有的是“第六节课”“考场众生”的坦率和直白，有的是“开一扇窗，给母亲”“青春无敌三姐妹”的真诚和至爱，有的是“男人的眼泪”“我怎么哭了”的生活素描，在酸楚和甜蜜中“盘点先生几大优点”，有的是“长夜有歌”“今夜无眠”的人生感叹，端起一杯咖啡，在岁月的感叹中悟出真情，然后“给心安个家”。四岁多的儿子，生气的模样、病中的呻吟、不断制造的惊

喜，琐碎平常的细节，酸甜交织的生活，都被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成多彩多姿的生活美景，透射出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展示了作者秀外慧中的大美气质。读到此，我敢断言：作者的家庭肯定幸福美满，知书达理的女人不仅可以用字字珠玑的文字展示一个美好的世界，更能操起一个温馨和谐的小家！

新诗在郭凤的集子里占有不菲的位置。正如作者的散文一样，隽秀、清丽、细腻、柔美是全部作品主色调。诗是心灵震撼的记录，是心中块垒喷薄而出的激流和岩浆！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值得世上每一个为人夫、为人妻的男人、女人深思和自省。面对无边落叶，秋风秋雨，听到更多的是“孤雁来时，塞管声呜咽”的哀叹和悲凉，也有“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和激越，而作者笔下的秋天，是一幅柔美的图画，是一首隽秀的小诗，那柔和的夕阳，萧飒的秋风和“受了秋风蛊惑的树叶”，无声地传递出一种温柔的美、自然的爱。冰封雪压的严冬，作者选取了雪花这个精灵的天使，用拟人手法描述雪花的调皮、可爱，“笑看你和许多人暧昧，心中却没有丝毫醋意”，读此诗句，能驱散三九严寒、大漠冰雪！热爱生活、倾心美好才能有此美好的意境和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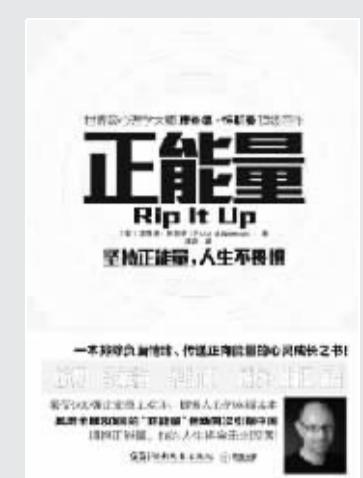
接下来的作品里，我读到诗人与酒、诗人与茶、诗人与爱情、诗人与生活、诗人与疾病等等纵横交错的情景纠葛，自古诗人善饮，而且海量，郭凤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与父亲对饮”是一种亲情的融合、大爱的沟通。品味香茗，自然别有情趣，然而作者不是品茗，而是观茶，“一身清醇 不胜娇羞”“轻轻举你到唇边 却犹豫着，不知该喝还是看，就这样和你默默相望”，老生常谈的话题，别出心裁的视角，透射出作者的新锐思维、别样情怀。诗人与爱情、诗人与生活，篇篇新奇，字字珠玑，读之令人击节。最让人心痛的是诗人病了，“在这凌晨三点的时刻 世界睡了吧 在这凌晨三点的时刻 咳得厉害 催肝裂肺”，此时此刻，那个粗心的先生因为工作，或是因为分隔两地，总之应该在身边的他没在身边，于是一句“病了一切都病了 连同世界连同爱情”的呐喊，同样撕心裂肺，震耳欲聋！

■牛明领

格律诗，这个古老的国学精粹，有着严格的格律限制和用韵规则，写格律诗的人被认为患有“文学强迫症”，或戏称为“带着手铐跳舞”。南宋时期的平水韵一直沿用至今，其中很多读音与普通话大相径庭，因此让很多人对此望而却步。当今诗坛，格律诗作者凤毛麟角，且多为白发皓首的老者，退休之后把玩诗词、练书法作为益寿延年的锻炼方式。然而，2012年周口诗词学会淮阳西花园笔会上，我看到了一道不同的风景：郭凤，一个年轻靓丽的女子，千呼万唤始出来，带着打工妹一样的羞涩和腼腆，在诗会上停留片刻即匆匆离去，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就消失在花海绿荫之中，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人关注用餐时的座位是否空缺，之后作品搜集时，作为主持人的我根本就忘记了这个来去匆匆的靓女，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晚间上网，一组十首描写西花园的七言绝句赫然网上，署名“宛丘女子”。格律工整，语言精练，通篇充满婉约、清丽之秀。第二天的《周口晚报》上，登载了西花园笔会的诗作，郭凤这个名字，连同她秀美的诗句一起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也融入了周口诗词界的阵容之中。从此以后，诗词界的采风活动自然有她，重阳登高、固陵探访、风雨狄青墓，都有她的新作。屈指可数的七十多月，送到我案头的书稿中，格律诗词已有五十首之多，其中不乏精品佳句。我不知道郭凤这个八零后为何走上格律诗的独木桥，也不知道这些平平仄仄的“清规戒律”如何被这个年轻人运用自如，只看到入选的几十首作品中，不乏“四季咏荷”、“细品桃花”、“风雨狄青墓”等上乘之作，透过这些客观现象，我坚信郭凤这个灵秀的女孩子，确实有文学的天赋和诗人的气质。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写到这里，我自然想起了这句唐人李商隐的名句。我辈不才，自然不敢与先贤相比，但是，作为年轻后生的郭凤，确实是一位才华横溢、清音绕梁的雏凤！因此回到原来话题，我，一个官海浮沉半生，如今秋染双鬓、碌碌无为的老朽，岂敢乱为人师！

愿拙文成为郭凤文学道路上的铺路石，助这位文坛新雏早成彩凤，展翅高飞！

更新书架



■《正能量》
作者:(英)理查德·怀斯曼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英国大众心理学传播第一教授理查德·怀斯曼通过各种有趣新奇的实验，得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帮助所有身处人生低谷、长期焦虑、沮丧、消沉、自我怀疑的人。《正能量》还揭秘了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可以影响我们的信念、情绪、意志力，并通过一系列的练习，提升我们内在的信任、豁达、愉悦、进取等正能量。当积极的能量被引爆时，我们的人生将会得到神奇的大转变。



■《中国史纲》
作者:张荫麟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并肩的史学经典。本书原为历史教材，张先生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发展、思想的贡献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张荫麟(1905年~1942年)，字素痴，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有相当建树。著作有《中国史纲》、《张荫麟文集》等。张荫麟立志做第一等人，也终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中国史纲》是其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其书的好处，在乎能动人，文章好，而题目不多，说得透彻。《中国史纲》成书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在张荫麟看来，这时候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是史家应有之事。他说：“若把读史比作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个时候，把全民族的历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分享悦读

我看《晓说》

《晓说》一书，高晓松以独特的个人视角，犀利幽默地解读历史与热点。说到中国流行音乐为什么总是不行，高晓松认为这得怪老祖宗。音乐是傣族的文化、维吾尔族的文化、蒙古族的文化，因为他们用音乐记录了很多东西，史诗一样的东西，人家血液里流淌的就是音乐。然而，音乐却不是汉人的文化，因为汉人的文字进化得太好了。汉人七步能成诗，作词能力是作曲能力的一万倍。所以，汉人的音乐素质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只能拿音乐当数学去学，当然学不好。这显然是音乐人高晓松的独特见解。

《晓说》还讲镖局、科举是汉民族最独特的。在高晓松看来，如果没有科举，很多东西就传承不下来，因为没人去念那个书；如果没有镖局，很多美好的武术以及江湖故事就传不下来。曾经因为醉驾入狱的高晓松，还现身说法，谈起了在美国酒驾的遭遇。他整理的世界各地对于酒驾的处罚，让人大开眼界：澳大利亚报纸上有个酒驾专栏，所有因为酒驾入狱的驾驶员的姓名，都会登在大标题下示众。马来西亚对酒驾者实行抓一送一的大酬宾活动，酒驾者连同妻子被关在一起，让妻子连夜教育丈夫。土耳其的办法最健康，酒驾者由警方押至城外20公里处，然后步行回城。美国以吓为主，有的被送到医院，去看护交通事故受害者，有的要看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片。高晓松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八卦一些花边新闻，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索和借鉴的东西。

(中梅)

读书有感

她陪伴张爱玲最后十年

——读苏伟贞《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 书信 出版》



深夜从虹桥机场穿过市区抵达住所，苏伟贞看上去毫无倦意，我们点了沙拉，开了瓶酒，她穿着宽大的厚棉布白衬衫和蓝色牛仔阔脚裤，盘腿坐在沙发上，素面朝天，神情复杂而微妙，似乎是一点点的兴奋加一点点的感伤加一点点的惋惜加一点点的苍凉……“穿过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和她通信的十年。我想，我在给她的信中，一定是触碰到了她的某个地方，而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后来才得知，她并不是给每个写信去的人都回信，她却回了我那么多封信。我一定曾经碰触到，不是作为编辑，而是，或许是作为小说家……碰到了，而又不自知地错过了”。

她是张爱玲最后十年频繁与之通信的那个人，不止谈工作，也交流日常琐事。作为台湾《联合报》读书版的主编，张爱玲很自然地成为苏伟贞最主要的约稿对象。话说当年的台湾文坛，从梁实秋到朱西宁都卖苏主编面

子，而她交游之广阔，从阿城到莫言都是她家座上客。她也是年少成名的著名小说家，小说处女作一经发表，就备受朱西宁青睐，主动写信留下联络方式，欢迎她进入文坛。“那时的台湾文坛啊……”她感叹黄金年代的台湾文坛、有一众大前辈守护着文学新人的台湾文坛，也就是在那样的黄金年代，她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通信。

这是两个小说家之间的通信，苏伟贞的自我介绍是从她自己的作品开始的，而张爱玲则盛赞她的作品“真是言之有物”。她们谈作品，谈稿酬，谈生活细节，她们的通信稳定而牢靠，十年中未有隔断。苏伟贞最记得两件事，一件是张爱玲常用的字眼：惶恐。她总是惶恐着给别人添麻烦，写信本身就是给人添麻烦，而她又总是遗漏、错过、补救这种那种的事。另一件是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对居住在美国的人来说，寄圣诞卡是比写信更亲密的行为，更像是友人而非工作伙伴。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有时到了第二年还是去年那同一款圣诞卡，可见她大约一次性地买了若干圣诞卡，然而可以寄送的人却那么有限……

苏伟贞得以在人所不知的细节中触碰到张爱玲，留下个人见证。同时，身为小说家，她的自尊绝不逊于张爱玲，台湾诗人初安民曾经对她说：人情世故最难的那部分，你很懂，最容易的那部分，你偏偏不懂。懂与不懂之间，决定那道墙之高矮的，是一个人的自尊。这跟张爱玲在《天才梦》中的自评异曲同工。最后十年，这样的两个人有了交集，是读者的运气。

(陶媛媛)